



自制“捆子”

■ 安徽合肥 日月

亲戚在农村承包了几百亩土地的农庄，前些天，我到农庄去玩。正值午餐时分，他精心备好一桌丰盛而又原生态的菜肴。一闻到这香喷喷的味道，我的食欲大开，津津有味一连喝下足足3碗泥鳅糊。这野生泥鳅，配上米粉蒸出的糊，味美鲜香。尤其是整条泥鳅往嘴里一放，轻轻一吸，肉与刺顷刻分离，经渭分明。慢慢吐出一整条泥鳅刺，再吃下细腻鲜嫩的泥鳅肉，真是大饱口福，回味无穷。这味道，别说几十年来已从没吃过；就连闻也都是从没闻过。

这是少时的味道！

至今还记忆犹新的是：我14岁那年6月的一天傍晚，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偶遇一个邻居，只见他弯着腰不停拣别人丢弃在路旁的一根根自行车轮钢丝。见此情景，我好生纳闷。便上前问他，拣这些断钢丝何用？他冲着我笑嘻嘻地说：“这钢丝在别人眼里没啥用，可在我眼里是个‘宝’！”我十分疑惑地望着他，他似乎从我的眼神中猜出几分，就笑着对我说，他这是废物利用，变废为“宝”。这些废的钢丝扔在地上都没人拣，他居然还当成个“宝”似的……我心里不停犯嘀咕。他见我半信半疑，又说，他拣回去稍经加工，制作成专门在夜晚捕捉泥鳅、黄鳝的工具。这种工具，人称“捆子”。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在合肥一带，以至江淮流域，都非常盛行。

制作“捆子”用材仅需要一根二十多公分长的细钢筋，十几根钢丝针，或十几根长约四五公分的缝被褥的针。钢丝针磨好备用，再把一根细圆钢筋放在火炉里烧得通红通红的取出后，用铁锤使劲敲打，一直把圆钢筋敲成扁状，并做成一个弯曲的弧形。待钢筋冷却，放在用泥巴做的模具上，然后把一根根磨好的钢针，呈梳子形状排列整齐。这时再将准备好的锡放进铁锅里，用火把锡烧化成液体，往模具上一倒，等锡冷却取出后，将钢筋另一端加固到一根2米多长的竹杆上，这样钢丝针“捆子”就算制作成功。

钢丝针“捆子”，制作虽费劲，但经久耐用而被广泛相传、使用。

我一听兴趣“涌”了上来，也在路旁的自行车修理铺拾些废弃钢丝。一回到家，便开始照此法子，自制“捆子”。先是从文具盒里翻出一根直尺、一只铅笔，然后一一量好拣回钢丝的尺寸，用铅笔画上记号。随即又找来一把钢锯，按照标记将一根根废弃的钢丝，锯成6公分长，又在砂轮上一一磨砺。要把一根根钢丝磨成针，说起来容易，磨起来难。一根钢丝，我一晚上磨了2个多小时，不仅没磨成针，而且双手还磨出一个个血泡，真谓是“看人家吃豆腐牙齿快”呀！心想：一根钢丝磨得这么费劲费神，一副“捆子”，需要十一二根钢丝针，这磨到啥时候才是个尽头？可转眼一想，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得耐下性子，学学古人的样子，“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就这样坚持一个多月，终于磨出十一根钢丝针。

“捆子”一做好，我就在暑期夜晚背上小竹篓，带上手电筒，扛着自制的“捆子”，到我家近在咫尺的合肥郊区几个生产队的农田里去捆泥鳅、黄鳝。这一片农田离城市居民区太近，来此地捆泥鳅、黄鳝的人比较多。一晚上捆二三个小时，最多也不过只能捆到几条泥鳅、黄鳝！

后来听说离我家五六公里远的肥东县二十埠那一带有片一眼望不到边的稻田。田里泥鳅、黄鳝多，且肥。不过那儿杂草丛生，沟沟坎坎，纵横交错，而且蚊虫特多，蛇也比较多。到那捆泥鳅、黄鳝得穿得严严实实，以防蚊虫叮咬。晚饭后约上几个同伴，带上工具，骑着自行车，一起赶往肥东二十埠。没想到在稻田边还没走上几步，凭借着手电筒光，就见三三两两的泥鳅、黄鳝早已从烂泥里或洞里钻出来，静静地躺水底下“纳凉”呢！晚上2个多小时，居然就有二三斤的泥鳅、黄鳝被收进“篓”中！

这事虽已过去几十年，但每每回味，其乐无穷。

蔷薇处处开

■ 安徽合肥 程耀恺

自古就有“开到荼蘼花事了”之说，所以，荼蘼算是春天的句号。荼蘼之后，作为大地的装饰者而出现的，是蔷薇，在春夏之交，蔷薇以不容置疑的姿态，尽情释放着生命的灿烂，她是夏天的逗号。蔷薇枝蔓柔靡，或依墙或援木而生，故《本草纲目》称之为“墙藟”，《农政全书》称之为“蔷薇”，冥冥中一个“藟”字，透出了二者之的承继关系。

细数合肥的木本花卉，其佼佼者不外樱、蔷薇、广玉兰、桂之属。樱与广玉兰系外来迁客，体现了一个城市的包容大度，蔷薇与桂，实为本土的小家碧玉，如温婉依门之小女，可爱，亲切。一架蔷薇满院香，无力蔷薇卧晓枝，绕篱犹自有蔷薇。蔷薇倚墙横陈，俯首含笑，小而言之，不同际遇的人，都能在蔷薇花下找到安慰与平衡；大而言之，这种家常之花，丰富了合肥的气质，诗化了合肥的情味。

徐光启在《蔷薇考》中说：“今处处有之，生荒野岗岭间，人家圃园亦栽。”也就是说：蔷薇城乡兼备、雅俗共赏。自幼在汤庄读私塾，每当忽忽春归之日，田野上的野蔷薇一开，淡淡的清新香气便随着暖风，飘进我的读书窗，一散学，再也顾不了什么子曰诗云，便放开脚步，在南塘埂上狂奔，并非去相会，实是去相融，把自己融到墨绿的叶片里，融入绯红的花瓣中。之后到外地读书、谋生，城里的乱花迷人眼，然而，唯有蔷薇淡雅的容颜与清新的气味，仍旧在我的记忆中生动着、鲜明着。

蔷薇丛生，多蔓，枝蔓上带刺，花顶生，花色繁多，无论单瓣或复瓣，皆为圆锥状花序。一个花序，包含5~10朵小花，融融和和，宛如一母所生。粉红是蔷薇的底色，后来人们选育出朱红、鹅黄、紫黑、纯白等品种。大伯家后院有一架纯白的重瓣蔷薇，大伯是旧式文人，讲究正名，他让我给后院的蔷薇起个名号，我先说“白云”，大伯说高不可攀了。又说“白凤凰”，大伯问会飞吗？只好说“白玉堂”，大伯称许此名气度非凡，颌首。也因此，后来我把所见到的白色蔷薇，都唤作白玉堂。

蔷薇无主茎，枝蔓青而细，随风俯仰，其袅袅纤弱之姿着实迷人，然而枝叶间多刺，分明告诉你：自重，切勿近衰。好花多娇媚，但不可妖艳，带点小脾气，不是恃色拒人，更不是暗藏机锋，是保持距离的美意，是彼此的尊重。

春归时蔷薇始花，夏至时蔷薇落英，在这一来一往中，花谢花飞飞满天，在这一来一往中，春花秋月何事了。置身于这一来一往中的人们，知花吗？惜花吗？赏花吗？以我家为例，上班的人朝九晚五，上学的人三更灯火五更鸡，于他们花开花落两由之，是漫不经心，抑或无可奈何。只剩下我与老伴，还在乎花，在乎草。听说植物园的梅花开了，跑去看她的疏影，听说四季花海的郁金香开了，跑去赏她的艳妆，可谓花进入心，心恋着花了。蔷薇在合肥品种繁多，数量众多，花期又长，她们是春天的句号、夏天的逗号，这些句号与逗号，和我们同住一座城，同居一小区，甚至同处一室，她们赐我们以美，我们当奉她们以爱。

但愿我的家人及同城人，以蔷薇为契机，让知花、赏花、惜花，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乡愁酸梅汤

■ 江苏泰州 宫凤华

梅雨淅沥，杨梅溜圆，形如枇杷，通体长满纤细小刺。日渐成熟后，细刺变得柔软绵滑。枝干虬曲，树姿孤高峻挺，一颗颗或紫或红、晶莹剔透的杨梅，映射阳光，凝翠流碧，玲珑诱人，赏心悦目。杨梅肉丰质糯，酸甜可口，汁多味甜，果核细小，入口清香。淋几场透雨，新鲜成熟的杨梅红里透黑，远望去总是让人浮想联翩，惹人垂涎。轻风吹拂，酸甜青涩的香味扑面而来。满目的杨梅果在青色天幕下呈现透明质感，构成一幅浑然天成的水墨画。

故乡的杨梅不打农药，不加催熟剂，吸吮日月精华和自然甘露，自在生长。我喜欢驻足凝望，禁不住摘一颗杨梅入口，轻轻一嚼，齿颊间顷刻弥漫一股甜汁。酸涩清甜的滋味堪称一绝，爆浆的果汁让味蕾陷入鲜美的沼泽中。酸甜之间，仿佛闻到杨梅花的清香，阳光的味道，河畔芳草的气息，让人回味无穷。

杨梅具有很高的药用和食用价值。文人墨客对杨梅情有独钟。北宋苏东坡曾云：“客有言闽荔枝何物可对者，或对西凉葡萄，予以为未若吴越杨梅。”比起荔枝，苏东坡更爱杨梅。“未爱满盘堆火齐，先惊探颌得骊珠。”陆游把杨梅喻为龙颌下的明珠，可见杨梅为宋代夏日首选佳果。“筠笼带雨摘初残，栗栗生寒鹤顶殷。”宋代方岳把杨梅艳如丹顶鹤鲜红肉冠之色描摹出来，令人拍案叫绝。“旧里杨梅绚紫霞，烛湖佳品更堪夸。”

明人孙陆借杨梅倾诉心中的缕缕乡愁。

黄梅天，烦热闷湿，南方人易犯风湿、脚气病症。《本草纲目》载，“杨梅可止渴、和五脏、能涤肠胃、除烦愆恶气。”雨后初霁，暮色清凉而欢悦，庭院中置桑木桌，杨梅叠放青花盘里，圆润青碧，村姑一样，内敛且忧伤。取一捧色泽光鲜的杨梅，做成酸甜爽口的冰镇酸梅汤，生津止渴又健脾开胃。乡野生活，缱绻温馨，雅致而有禅意。

杨梅除了鲜吃、冰镇，还可腌制成酸甜可口的杨梅干。母亲喜欢把杨梅洗净放在竹匾里，曝晒数日。再配以白糖，蒸透晾干，便制成杨梅干。母亲做的杨梅干味道甜美，有一种醉人心田的滋味。

作家郑逸梅赞之：“梅酱为家厨隽品，涂面包啖之，味绝可口。”村民采来青梅，盐水浸泡后，在土灶上柴火熬煮，去核搅拌，果酱由黄绿转深褐，完成蜕变。凉拌黄瓜或西红柿时，淋上新制杨梅酱，美味可口。灵动的蔬果，如幅幅水墨小品，隐逸着一份轻盈和厚重，令人顿生不知今夕何夕之感。

梅子酿酒，十里清欢。杨梅浸于米酒，兑少量红糖，堪称消暑佳酿。抿上几口杨梅酒，令人气舒神爽。喝杨梅酒，嚼青蚕豆，嚼青螺蛳，最是暖心熨帖，顿觉天地宁静，不由忘却喧嚣尘事。梅酒入胃，甜润的果肉顷刻化作醇醇汁水，满口酸甜，沁入肺腑，心旷神怡。

